

《西藏通訊》

第七期 (1996、7·8)

反對“漢班禪”藏僧被毒打至死

因反對中共干涉宗教並製造假轉世的倒行逆施，有許多藏人被捕，其中於96年4月15日被捕的那曲19歲的僧侶桑杰多吉（俗名貢賓多杰）扎什監獄於5月6日被中共軍警折磨至死。中共監獄官方聲稱他是由於得病死亡，但當其難友要求檢查尸體並高聲提出抗議時，中共軍警將其中的十人拉出監獄毒打並進行各種威脅後被關進小號。

另據近期得到的消息：江孜寺巴袞塔的僧人噶松和旺德等四名僧人以及江孜學校的教師布瓊瓊等由於反對中共偽立假班禪囚禁十一世班禪喇嘛，於95年12月被捕，布瓊瓊在獄中由於不肯認罪，遭到殘酷毒打。在此之前因同樣原因被捕的江孜寺六十歲的僧侶黨秋以及於95年7月26日從扎西倫布寺被捕的部分僧侶等至今仍在關押中。

中共駐外官員收受賄賂

《自由西藏》7月1日報道：自中共實行開放以來，流亡藏人與國內親友間的聯系有所改善，中共政府亦對回西藏探親的藏人提供部分方便並表示關心，初期西藏境內外的中共有關部門也根據這一政策，為藏人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好景不長，中共有關西藏的政策開始變得越來越難於捉摸。對過往探親者的限製越來越苛刻，有時甚至連續幾個月都凍結簽發探親證等。相應的中國駐外使館人員或國內辦理護照的有關人員，也借機從探親藏人手中大肆索取賄賂。從西藏前往印度等國探親的藏人，每人要向辦理護照者交納各種名目的人民幣五千元。需要盡快辦理護照的家人，則至少還要向有關人員行賄一至兩千元。使得許多經濟不富裕的西藏人根本無力辦理護照。

中共駐印度、尼泊爾的使館，對外雖聲稱不取回國藏胞一分一厘，並以英藏兩種文字白紙黑字地寫在辦理護照的窗口邊。但卻一點也不妨礙其工作人員從希望回西藏探親的藏人手中收受賄賂。特別是駐印度大使館的姓胡的官員和一叫宮賽者，與德裡門幾支拉的不良藏人勾結在一起，以各種借口收受賄賂。例如，以西藏政局不穩，不辦簽證等為由，拒絕或拖延辦理簽證等手續，同時卻又明裡暗裡地索取大筆賄賂。對辦理探親證的，又以尚未獲得上面批準為由不辦理或辦理後予扣壓並索取賄賂。對辦理簽證的藏人，以對不同定居點的藏人簽證時有區別為由，對他們有用的或送五千至一萬盧比者稱為“好人”要優先辦理護照。對未能獲此“殊容”者，即使最後給予辦理，至少也要送一千盧比。對拒絕行賄者，除了不辦理而外，即使勉強辦理，不僅所得到的簽證在日期等方面嚴加限製，而且還要以各種借口為難你，讓你吃盡苦頭。

總之，中共所標榜的口號全都不過是表面花樣，從上到下蔓延的貪污腐敗已是無孔不入。

西藏抗議示威不斷中共懸賞追捕喇嘛

中共雖然利用“壓打”更加肆無忌憚地在西藏採取法西斯手段，卻並沒能阻止藏人的反抗。今年六月第一個星期內，又有兩名女尼在拉薩八郭街大無畏地舉行示威，高呼民族自由的口號。據稱：中共便衣和巡邏軍警當即將兩尼逮捕並就地肆意毒打至昏迷不醒尚不肯罷休。七月初，拉薩大昭寺門口有人掛出了西藏國旗，雖然軍警很快趕到後降下西藏國旗並四處搜捕卻仍一無所獲。在與此相近的時間，又有八名拉薩格日寺的女尼走上街頭高呼“達賴喇嘛萬歲”，他們同樣遭到中共軍警殘酷毒打不省人事。據不同的消息來源稱：上述被捕的十名尼姑，即使能活下來，其健康也已難以指望了。

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分部於七月初發表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政權自今年五月以來顯著升高對西藏的鎮壓活動”。報告稱“繼四月份中國下令禁止西藏喇嘛寺院懸掛達賴喇嘛肖像後，四月底又將此一禁令使用範圍擴大，將所有旅館、餐館及一般商店包含在內，並派員嚴加執行。而當地有五百至七百名喇嘛的噶丹寺目前已被關閉，被捕的喇嘛至六月中旬仍未獲釋。公安當局目前正以人民幣五千元的懸賞，鼓勵人民提供線索，以捉拿逃離寺院躲藏在外的喇嘛。

另據不久前才得到的消息：96年3月8日，在西藏康區甘孜縣公安局的門邊和街道上出現要求西藏獨立的傳單和標語。不久中共前往甘孜寺逮捕了七名僧侶，幾天後其中的五名僧侶獲釋，但另兩名僧侶即32歲的巴桑和20歲的多登至今未能獲釋。據稱他們被捕後均遭軍警毒打。

中共承認拘押十一世班禪

5月30日，中共第一次承認了十一世班禪為其所拘押的事實。針對聯合國兒童權益委員會就十一世班禪之下落的詢問。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吳建民表示：被達賴喇嘛確認為班禪轉世的六歲藏童格登秋吉尼瑪一直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與父母在一起。吳建民解釋道：中國政府正在保護他，免被西藏分裂主義分子擄走。他還稱：是他的父母要求政府保護的。但吳建民沒有吐露十一世班禪被拘押的具體地點；對西藏信息網提出“派遣拜見靈童的小組前往中國”等要求也沒有作任何回答。

而在此以前，中共各級官員卻一直否認班禪喇嘛為其所拘，並稱之是達賴喇嘛集團的造謠。如1995年中共拘押班禪後不久的6月20日“美國之音”記者詢問拉薩的中共官員，拉薩官員信誓旦旦地表示：外界所宣傳的情況都沒有根據的，格登秋吉尼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藏童，因此沒有必要拘押他，並稱不知該小孩在什麼地方。中共國務院發言人宣稱沒有拘押轉世靈童，也不知其下落。95年7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所謂中國政府關押班禪轉世及其父母的消息是不確切的，這些都是流亡藏人刻意製造的謠言。8月21日，中國政府再次拒絕吐露年僅六歲的班禪轉世的下落。起初，中共政府還到處散發輿論，誣蔑格登秋吉尼瑪幼時溺死過狗，攻擊其父母兄長非善良之輩，班禪不應轉世在這樣的家庭等。就象每次需要中共說明其聲稱很普通，而外界很敏感的問題時，一定不會痛痛快快一樣。這次中共也拒絕說明轉世靈童的具體關押地點。難道是擔心說出後，流亡藏人會從幾百萬中共軍警的眼皮底下擄走該靈童不成？如果當初真是其父母要求保護，當時就大告於

天下，即揭露了流亡藏人的“凶惡本質”，又表現了“中國政府關心”人民的呼呼，肯化錢保護一個普通的西藏兒童，豈不是比死命抵賴一年余，最後卻有不得不作出交待要強的多？

這樣還可以使信教藏人放心，讓那些叫讓信仰自由、人權的藏人或其他什麼人閉嘴，中共又何樂而不為呢？

話又說回來，誰都知道共產黨可以讓堂堂正正如彭德懷這樣的人都會說違心的話，從整個世人眼前消失了整整一年多的轉世靈童及其父母，中共當然不難讓其說出中共所需要的話。只是，過去中共說了一年多的假話，在聯合國卻不得不自掌嘴巴。而今天所說的假話，不知還能撐多久？但總會有一天，肯定又要被揭露出來。

第二屆議會及其內閣

96年5月31日，西藏流亡政府選舉委員會就十二屆議會的選舉發布公告稱：第十二屆議會的選舉從95年9月10日開始，正式投票於96年5月3日舉行；位於印度、尼泊爾、不丹、美國、歐洲等七十一個選區中，有三個選區因交通和通訊極為困難，加上人口極少而未能參加投票；另有三個選區雖參加了投票，但因選票未能在最後期限前送達而失效。在有效的65個選區中，三區登記選民55435人，宗教選區登記選民10983人，美歐等部分區的登記選民3235人，總計69653人（比十一屆議會的投票增加了7822人），其中三區投票人數33018人，投票率百分之59.86；宗教選區投票人數6410人，投票率為百分之48.36，美歐選區投票人數1274人，投票率約為百分之39。

新選舉產生的西藏第十二屆議會的46名議員，於96年5月31日召開預備會議，通過選舉，原西藏第十一屆議會議長、康區議員桑東仁波齊再次全票通過當選為第十二屆議會議長，由達賴喇嘛直接選派的議員土登倫熱（原招收新流亡藏人的索佳學校校長），以27票當選副議長。

6月1日正副議長在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面前宣誓就任，6月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6月3日，十二屆議會通過投票選出了八名噶倫（內閣大臣），次日，新當選的八名噶倫在達賴喇嘛面前宣誓就任並正式組成西藏新的內閣政府。

新內閣的組成人員是外交與新聞噶倫扎西旺德（原噶倫得票40再次當選）；
教育噶倫仁青看著（女，原噶倫得票33再次當選）；
內政噶倫索南多嘉（原噶倫得票30）；
安全噶倫多安丹增（原審計主任，得票30再次當選）；
首席噶倫噶桑益西（原為宗教噶倫得票26再次當選）；
財政噶倫索巴嘉措（原安定區議員得票24再次當選）；
宗教與文化噶倫阿拉雜羽.丹增班巴（原西藏圖書館研究人員。安多拉卜楞人，十八歲以反革命罪被中共投入監牢，二十八歲時戴反革命帽子下放邊遠山區，八十年代初拒絕中共任命的政協委員之職，自願擔任學校藏文教師。87年流亡印度，著有《故土的血淚往事》等著作。得票）

衛生噶倫桑卡永吉（女，御任教育部秘書長得票 19）

十二屆議會第一次會議，不僅選舉了正副議長和內閣成員，還就西藏流亡社會的一些問題通過了一些決議。

威逼利誘藏人反達賴喇嘛

自 94 年 7 月中共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中共在西藏的鎮壓活動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凡是被他們認為是分裂言行的，都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施與殘酷的毒打。他們將矛頭首先對準了西藏人民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攻擊達賴喇嘛：“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分子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接著《西藏日報》從年初開始，連版連牘地刊登攻擊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言論文章，該報在六月中旬刊登的一則有關西藏二零一零年目標的計劃中，將根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影響力作為未來十五年的首要工作。報道還稱：“我們必須擴大、深化、公開、暴露及批判達賴喇嘛，剝去達賴作為宗教領袖的掩護外衣”。從四月五日起，中共正式通知各寺院不許懸掛擺放達賴喇嘛的照片，並派工作組到各寺院拆除達賴喇嘛的照片，釀成五月七日噶丹寺的衝突，至今噶丹寺仍在戒嚴中，斷絕了與外界的任何聯繫，在拉薩，凡新入寺者必須明確表明三點：即反對達賴喇嘛；擁護中共偽立的漢班禪；反分裂。所謂“寺管會”大都有俗人來擔任，他們不僅從中共處拿到薪水，僧侶念經收入也必須給他們平均分配。

同時，中共利用嚴打，強迫在各機關工作的藏人干部就此“表態”，發表誣蔑達賴喇嘛的言論，雖然中共極盡威逼利誘，仍有許多藏人干部對此冒險予以抵制，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 5 月 14 日在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和六屆政協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時稱：“多年來，西藏黨政軍警民一直堅持不懈地進行反分裂鬥爭，……至今仍有許多人對達賴喇嘛的本質認識模糊，在反對達賴喇嘛集團鬥爭中，沒有站在反對達賴喇嘛集團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維護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黨內也時常出現消極的、不負責任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在反分裂鬥爭中，我們不僅面臨同分裂主義分子的鬥爭，也面臨著內部思想不一致的問題”。

中共已過去幾十年的經驗，顯然懂得僅僅依靠其暴力高壓手段並不能奏效，因此除了對敢於反抗者採取公開施與殘酷的毒打，判予重刑，實施暗殺等恐怖手段，對那些還沒有公開反抗者，特別是干部職工則極力進行拉攏。今年六月，中共給干部職工以“補助”為名，每人發放了三千二百元人民幣。據消息來源稱，中共本來打算給每個職工干部六千元補助，但因相當集體所有製企業不僅拿不出這筆錢，而且還拖欠著職工工資。為了防止部分職工產生不滿，才減為平均三千二百元。在發錢時，一再叮囑“要旗幟鮮明地同分裂主義分子進行鬥爭”。

據統計資料，西藏有九萬黨員，在可以拿到這筆錢的六萬干部中，據中共統計，少數民族佔百分之 70.3，扣除苗滿回等移民的少數民族，藏人據估計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許多人（包括中國官員）對這種公然用錢收買干部職工心的效果表示懷疑。同時，中共在西藏除了廣布密探，還通過大筆獎賞，鼓勵人民向當局密告他人的分裂言行。此政策還推廣到監獄中，5 月 20 日，扎什監獄決定：對檢舉經濟問題者給予兩千元以下的獎勵，就他人

的分裂言行提供線索或揭發自己所見所聞而稍有證據證明者，獎賞人民幣五至六千元。對提供確切線索者視情況給予更高的獎勵。

紀念四水六崗衛教誌願軍成立 38 周年

五十年代反抗中共入侵的戰鬥中，以武裝抗拒入侵的康巴戰士為主的西藏三區人民，在安珠貢保扎西領導下，於 1958 年 6 月 16 日在直吉灘建立了統一的武裝反抗中共入侵的多朵四水六崗衛教誌願軍，這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次為抗拒外國侵略而由人民自己行動起來，組建的全國性武裝組織。該組織將各地互不統屬、各自為戰的反抗力量結合在一起，有組織地同中共侵略軍開展鬥爭，他們英勇戰鬥，沉重地打擊了中共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六十年代初，他們隨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撤到印度後，在流亡政府的領導下，又在尼泊爾的木斯塘建立了游擊基地。他們積極出擊，多此重擊侵略者。七十年代，游擊基地雖被尼中兩國政府聯手摧毀，他們雖然逼迫放下武器，但這個有著光榮歷史傳統的愛國組織和其不屈的戰鬥精神，卻一直得到保存。目前，其成員已多達幾萬名。

6 月 16 日，達然薩拉的幾百名成員在多朵四水六崗衛教誌願軍總部的主持下，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和議會副議長等出席紀念儀式並發表了講話。世界各地各分部也在同一天舉行了各類紀念活動。

雅桌電廠質量低劣建設資金轉用中國

美國華盛頓 DC6 月 24 日消息：雅桌玉湖水電建設工程由於管理和工程質量低劣，其主管被撤職並受到當局的嚴厲批評。雅桌玉措水電工程，位於拉薩以南 120 公裡處，工程於 1985 年開始，由於受到以十世班禪為首的藏人的反對而停止了一段時間，班禪喇嘛圓寂以後，中國政府的公開資料顯示：工程恢復，並由武警部隊第三支隊負責施工。但在慶祝所謂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活動中，中國副總理吳邦國前來西藏並主持雅桌水電建設工程的典禮時，因建設工程質量低劣，典禮儀式所需的電力竟然需要從羊巴井引來。據事後的調查，連接湖水與電站的水管不僅大量漏水，而且已完全失去作用。

今年四月在北京召開的專門會議上，決定對負責該項工程的瀆職者進行調查。會議還決定撤銷負責該項建設的武警部隊指揮官彭青信（音）的職務。北京和拉薩一些不願吐露姓名的人士，指責彭將工程建設轉用到他自己的家鄉——中國的某個城市中。消息還稱：由於這項水電工程是不願許多專家和當地人民的強烈反對而執意進行的，因此使這次的工程事故在拉薩城中成為眾所皆知的事。

有關西藏決議案和中德衝突

5 月 20 日，德國議會通過一份有關西藏的決議，決議指出：自從 1950 年中國採取不人道的軍事行動入侵西藏以來，對西藏以及西藏爭取政治、民族、文化及宗教自決的努力所採取的暴力持續至今。中國在西藏所採取的高壓政策導致了對人權的侵犯、環境的破壞以及對西藏人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權力的剝奪。

(1) 德國聯邦議會注意到，西藏在其整個歷史上保留了自己獨有的民族、文化及宗教特徵。

(2) 德國聯邦議會對於上述特徵自從 1950 年中國武力入侵以來所面臨的毀滅的威脅表示擔憂。

(3) 德國聯邦議會顧及到在 1995 年 6 月 19 日聯邦議會聽證會上，國際法專家們對於西藏地位問題未能取得一致。

(4) 鑑於聯邦德國所一貫奉行的政策，是在世界範圍內主持民族自決權的實現，而西藏由於歷史及法律的地位對自治的要求已經成熟。

(一) 德國聯邦議會強烈譴責中國當局有關西藏的政策，恰恰導致了對西藏特徵的破壞，尤其是通過大量移民及安置中國人；強迫婦女節育及墮胎；對政治、宗教、文化界人士的迫害，以及將該地區置於中國人控製的行政機構下管理。

(二) 聯邦議會呼吁聯邦政府就下列問題進一步加強努力：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為世界廣泛承認的人權，並結束對西藏的人權迫害。

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停止一切可能導致破壞西藏文化的政策、例如：有計劃的大量移入中國人致使西藏流離失所，以及對西藏文化界代表人物的迫害。

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及流亡政府所作出的舉行建設性會談的努力，作出積極的反映。並為西藏人民爭取更多的利益。

釋放西藏所有的政治犯；停止對西藏環境的破壞。進一步尊重西藏人民對於保護西藏文化及宗教的要求，並通過調查研究找出德國人民和政府可提供幫助的領域。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雖曾提出警告，但國會的朝野政黨仍以少見的一致通過了上述決議。6 月 23 日，中國政府宣布延遲德國外長金克爾原定下月的訪華計劃。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抗議德國國會“公然踐踏國際法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並表示“當前情況下金克爾外長按原定時間下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來華訪問的氣氛顯然不適合，中方決定推遲這次訪問”。同時《人民日報》刊登長文，攻擊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之前，中共已對德外長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抨擊中國的人權狀況深表不滿。

對於中國突然推遲德國外長金克爾七月份訪華之行，德國外交部發言人 6 月 24 日宣布：德國建設部長特普費爾及環境部部長默克爾將取消訪華行程。發言人說：鑑於目前環境，政府不認為兩人已計劃的行程是適合的。德國方面還表示北京對金克爾的處理方式，可能會影響德國總統今年的訪華計劃。金克爾稱：國會提及有關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及流亡政府的決議，並不代表暗示支持西藏從中國獨立開來。他稱：我們希望見到西藏的文化自治；我們希望（中國）和達賴喇嘛會談。而該決議簡略提到我們支持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自治的舉措。德總理科爾對中國拒絕金克爾訪華表示不能理解。他還表示支持金克爾中國政策的立場。

由西藏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與德國瑙曼基金會共同組織的“聲援西藏團體第二次國際會議”於 6 月 15 日在原西德議會大廳內召開。來自世界 60 多個國家的 250 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西方人，還有許多壓非拉及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表明了西藏問題在世界範圍所獲得的同情與支持。會議就未來努力方向、世界各國聲援西藏團體的相互聯繫和聯合行動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應邀出席會議開幕式並發表了講話，達賴喇嘛在講話中表示：西藏在歷史上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事實是任誰也無法改變的。達賴喇嘛表示；他始終以中庸之道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這是對中藏雙方都有利的解決方式，他還強調：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將不懈地堅持非暴力的和平路線，並再度表示希望能和中共當局談判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他同時還呼吁國際社會支持協助促請北京當局談判。

腦曼基金會主席表示：過去和現在都有不少支持西藏的團體，為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提供幫助，我們認為支持西藏的政治以及民主化進程亦是極為重要的，因此不顧中國政府通過德國政府施加的壓力，支持這次大會的召開。

會議還邀請了幾位中國民運組織的負責人和活躍人士，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根據西藏的歷史和現實，以民主、人權為基礎，表示尊重和支持西藏民族的自決權力。

會議召開前，中共向德國政府施加壓力試圖阻止而未果，便以關閉腦曼基金會在中國的辦事處做為報復。

李察基爾：拍賣所得捐給藏人

美國著名影星李察基爾不久前到意大利的米蘭時，受到影迷們的熱烈歡迎。他到米蘭是為了主持一個表現西藏寺院文化的畫展開幕式。開幕式結束後，他向影迷們表示：此次展覽的作品將要進行公開拍賣，拍賣所得全部捐給藏人。

他解釋道：認識西藏的真相和藏人的生活方式是重要的；西藏的文明如果被毀滅，將會是人類的遺憾。

藏中對話與在德西藏人

由“在德西藏人協會”代表”歐洲藏人協會“組織的第一次國際性的漢藏對話，6 月 21 日至 22 日在聯邦德國藝術展覽大廳舉行。規模較小的對話已在德國等國舉行過數次。參加這次對話的有曹長青、魏姍姍、齊墨、宋黎明、蕭明、徐明旭、南蒙人權同盟的席海明，原東土厥斯坦總理艾沙的兒子以及德議員和西方人等一百五十余人。西藏方面除了在德藏人和青年會負責人等，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有以”與國外華人聯系部”主管達波索南為首的一些政府官員。西藏流亡議會議長桑東仁波齊利用參加另一次會議之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分為三個主題：

第一是介紹中藏政府的觀點，分別由達波索南和徐明旭作報告；（為了讓中共在對話中闡述其觀點，會議組織者雖兩次邀請中國駐德大使館與會卻一直沒有答複；因此會議組織者邀請了在海外經常以中共的觀點為基礎討論西藏問題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徐明旭先生與會）

第二是“通過對話了解對方”，許多藏中人士發了言；

第三是“尋求解決方法”，曹長青和齊墨等分別談了自己的觀點。

大一統與擴張主義

藏中雙方由於價值觀和觀察與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產生一些分歧意見是必然的，通過這次對話，對雙方的觀點有了較深刻的認識。當然也有一些歧見在會議上題出來卻沒有得到更深入的討論。例如所謂中國人的“大一統”觀念，筆者在會上也提出了質疑。“大一統”本來是無可非議的，沒有那個民族喜歡分裂；然而一些中國學者提出的“大一統”卻不僅中國人（以漢族為主）的一統，而且還要將西藏、蒙古、有些甚至包括東南亞等都要“統”進去，這種只能統不許分的觀念，就不僅僅是所謂的大一統了，事實上它已是擴張主義的另一種翻版。如果凡是統一的都是合理進步的，那麼日本人在二戰中的大一統觀念（即“大東亞共榮國”）不是比中國更大的大一統嗎？另外日本使用漢字、日本國王也被中國皇帝封過“倭王”等，如果一定要有“歷史根據”也能說得過去，中國人為何要反對呢？顯然分清大一統與隱藏在其中的擴張主義思想是必要的。

前後發言的三十一余人中，許多中國學者根據西藏的歷史事實，以人權自由理念為基礎，支持或尊重西藏民族的自決權力。他們還就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提出了許多觀點，比如以“十七條協議”為基礎進行談判的可能性等。筆者此次在德國了解到中共與西藏政府當年簽訂“十七條”時，曾有一個秘密或口頭協議，其中包括在時機成熟時，將康和安多還給西藏政府。不知發言者是否注意到西藏的統一問題。

在德國的西藏人

筆者因語言障礙，借住在一藏人家中，也因此了解到德國藏人的一些情況

這些藏人大部分七八十年代才移居德國的，有相當一部分配偶是德國人，筆者借住的那一家即是此類家庭。容格南嘉貢賽是康巴藏人，雖無任何名份，卻是藏人協會的主心骨，並經常作為藏人代表出席德國政界人士的聚會。他還是個西藏文物收藏家，在德二十余年的積蓄，就是那千余件收自世界各地的西藏文物。在他給我看的收藏品中，從普通藏人的腰帶、鈕扣、火盆到因教派不同而形狀各異的僧人木碗、五花八門的宗教用具等應有盡有，其他裝在箱子內的除各種挖掘的陶罐以及古佛像等，更多的是文革期間被毀壞的缺腿缺胳膊的佛像等。當時在德國進行的西藏文物展中，有十幾件展品是他的收藏品，都有著長久的歷史。他表示：“西藏文明已被摧毀幾盡，照此發展下去，以後的西藏和世界其他地區將不會有什麼區別，我們的後代將無從了解西藏的歷史和祖先的生活狀況，我收集這些就是為了給我們的後代留下有關西藏歷史的物證”。他還拿出一個用布層層包著的外形拙樸的瓷碗對我說：看！這是藏瓷碗，是我們西藏人在贊普時代製造的，一千幾百年以前，西藏能自己生產瓷碗，現在卻反而失傳了。他還對西藏沒有生產過瓷碗的說法表示不值一駁。他又拿出屬於個有柄銅鏡告訴我：這是西藏石器時代的銅鏡，他並以一本中國出版的《文

物》雜誌為證，裡面一篇文章介紹了一面與他持有銅鏡類似的在色拉寺下面出土的銅鏡，是不同於中亞等地出土之銅鏡的一種目前僅在西藏發現的銅鏡，距今已有三千年的歷史。還有幾十枚古西藏貴族和僧侶的印章等……我無法把握這些文物所包含的遠古文化，聽著他一再向我介紹，我一方面傷感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陌生同時也為西藏古代如此豐富的遺產以及所遭到的破壞而自豪而憤怒。南嘉貢寶表示：等時機成熟，他要到世界各地去辦個人展覽，讓全世界都看到西藏的燦爛文明，讓那些小看西藏的人張口結舌……。望著他眼中閃出的火花，我彷彿看到了西藏民族那飽經風霜卻永不會熄滅的希望之光。今年九月，他和另一位女畫家一起，將作為德國優先文化工作者舉行由德國政府主辦的每年一次的個人展覽。他的德籍妻子是個不停地張羅家務的善良而又善解人意的女人，每天催促丈夫領我去各地“看看”，也因此，我先後去游覽了科倫大教堂及附近的藝術博物館、超級市場、二戰時德國（也是世界）第一枚導彈發射場及各種展覽館等。然而誰能想到她同時卻是德國社科院專門研究西藏唐卡和宗教文化的研究員。她領我去她位於波恩大學的研究室，向我展示珍藏在世界各博物館的西藏唐卡和宗教器具的幻燈片，數量之多種類之繁管理之細致都讓人嘆為觀止。她還給我看她的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等，即使不懂德文，只要看看許多有關西藏的學術專著中，不斷地出現她的名字，你就不能不對這個善良的德國女人肅然起敬。

還有在德國學習的更秋，精通英、德、印地、西藏四種語言文字，而更令他驕傲的是他曾自費去西藏考察，並可以如數家珍地說出拉薩附近一些公社的生產收支情況和人民困難等。還有宣揚武裝鬥爭的多杰，那滔滔雄辯引起不少人的共鳴，“街上賣一個蘿卜要付出馬克，爭取西藏民族的自由，怎麼能不流血犧牲？”在爭論中他還為他的武裝鬥爭作出理論總結，認為至少可以達到以下目的：一是鼓舞西藏人民的鬥志；二是讓世界關注西藏；三是讓中共對西藏感到棘手；四是阻遏移民。在篝火旁，你看著多杰慷慨激昂的神姿，聽著更秋娓娓地講述西藏自由後的建設藍圖以及他對美好未來的描述，不禁有一股熱血在涌上，此時此刻，你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天涯游子那無限眷愛故國的眷眷赤子之心。這次的藏漢對話以及第二次西藏大會等，在德國的藏人從金錢到時間，都作出了大量默默的奉獻。為了會議，有的人驅車幾個小時，連續十天為會議當義工，有人還因此與想不通的德國妻子吵仗……。然而這一切又有幾人知呢？

其實，又何必要讓人知呢？愛！永遠是默默的奉獻。

西藏簡史（四）

帕竹王朝與仁蚌巴統治時期

降秋堅贊於 1363 年圓寂後，由絳永釋迦堅贊繼位，他曾拜西藏著名學者布頓為師學法。1372 年明朝皇帝根據河州衛的建議，派使者給他送來一個灌頂國師的稱號。次年釋迦堅贊圓寂。1374 年扎巴松秋於十九歲繼位，該王在位八年後將王位傳給索南扎巴。索南扎

巴在位五年後退位，將政權交給米旺扎巴堅贊，時西藏著名的高僧湯東加布分別在衛藏、康區、不丹等地建 58 座鐵索橋、60 余座木橋和 118 個木船。湯東加布還在甘孜長期定居，瀘定鐵索橋相傳就是他建造的。當時東方中國的皇帝也遣來使者，向各種人物獻上一些尊號（米旺扎巴堅贊也獲得“王”的尊號，有人據此認為“米旺”的“旺”是“王”的音譯，似不確，因“米旺”在藏語中是一個完整的詞匯，為“人主”之意，是國王的異名）和向寺院布施熬茶，同時也極力邀請西藏高僧到中國去。米旺扎巴堅贊和宗喀巴均回絕了。中國皇帝的邀請，宗喀巴起初還拒見使者，後來使者向米旺扎巴堅贊求情，經米旺勸說才予接見。但先後幾次都拒絕前往中國。噶舉四系中的噶瑪巴四世則接受邀請於 1406 年去中國傳教。

對明朝封賜等，當時在中國傳教的利瑪竇在其《利瑪竇·札記》中記載了明王朝處理外交事務的做法。當時有許多“朝貢”的使者來到北京。可是“這些為數眾多的的來賓並不是以真正的使節資格到中國來的，他們是為了賺錢，帶來禮物並希望皇帝賞賜，為了不失偉大君主的尊嚴，這些賞賜還遠遠超過他所收到的禮物的價值。他們把收到的錢用來購買中國商品，然後拿到本國出賣，獲得大利。而且他們一登上中國土地，他們的開支就都有公款報銷。看來中國人想照顧這些使節，或者不如說這些商人，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控製鄰國，因此他們向皇上進貢什麼樣的禮物倒似乎是無所謂的，在進貢的禮品中……還有用皮條粗製濫造編成的胸甲，他們還帶來馬匹，但飼養的極差，一到北京就餓死了。然而這些蠻夷從老遠帶來這樣一些瑣細的東西卻使國家為他們路上的開支花費了一大筆錢。好像中國人重視的倒不是這些自稱使節的低下地位，而是炫耀他們君主的偉大。

公元 1409 年，在米旺扎巴堅贊的支持下，宗喀巴首創拉薩傳昭大法會，同年並建成噶丹寺。米旺時期打破了降秋堅贊製定的治國方針，降秋堅贊分衛藏為十三個宗（西藏行政單位，相當於“縣”，但當時的宗比現中共所劃縣份要大），宗本（縣官）由國王派任。又分帕竹隆家族三系，一系住家娶妻繁衍家族；一系為帕竹母寺丁薩替主持；一系出家後出任帕竹國王。但米旺改變這一製度，公開分封一些重要大臣世襲宗本職務。如南喀堅贊得仁蚌宗；瓊杰巴得日喀則；仁青巴獲扎嘎宗；南喀松保得乃巫宗等，當時他還根據官界大小，仿古西藏而製定了官員的朝服。

米旺之弟松杰堅贊娶仁蚌巴之女，生扎巴君乃和更噶雷，1432 年，米旺扎巴堅贊圓寂。父子為繼位發生爭執，大臣也因此分裂成兩派。乃東王朝四大臣之一的仁蚌巴支持兒子繼位，因為其母親是仁蚌家族的人，因此聯絡帕竹丁薩替寺主持，終將扎巴君乃扶上了王位，從此仁蚌巴的勢力亦大增。1434 年，丁薩替主持圓寂，松杰堅贊以為有機可乘，又大肆進行篡位活動，引起很大的騷動，史稱“虎年之亂”。仁蚌巴也乘機派兵攻佔瓊杰巴的封地日喀則，另立政權。同時又仍在乃東王朝任職以把持朝政。乃東政權由此衰敗。（松杰堅贊雖未能篡權，據《明史錄》記載，他似得到“闡化王”的稱號，死後該尊號並未消失，不知為誰承襲？或是由中藏邊境之人所冒充？）

仁蚌巴原為哥氏，據記載，為松贊干布內相哥讓巴僧之後代，約 1408 年，該家族的南喀嘉贊被任命為仁蚌宗的宗本，後又被任命為曲米仁莫萬戶長、薩迦大佛殿主管等，到乃東王朝的第五代王米旺扎巴堅贊時得世襲仁蚌宗的敕令，由此南喀堅贊的後代被稱為仁蚌巴。

南喀堅贊之子南喀嘉波為米旺扎巴堅贊和扎巴君乃兩世之臣，其子諾布松保時期以武力攻佔了許多地方，包括許多相互聯盟的諸侯都被他消滅。公元 1445 年扎巴君乃逝世，其弟

更噶雷繼位，娶仁蚌巴之女為妻，更噶雷依靠扎嘎瓦和乃巫巴，不肯聽從仁蚌巴的指使，仁蚌巴便出動其軍隊四處攻擊，奪得許多人民土地。1480 年，仁蚌巴的萬余軍隊攻入雅隆一帶，佔領了扎嘎巴的扎嘎宗和乃巫巴的大量封地。次年，以仁蚌巴為主的官員將更噶雷廢除，另立扎巴君乃之子京俄阿格汪波為王，由仁蚌巴持朝政。時各地方勢力擁兵自重，相互攻伐，乃東國王徒具虛名，政令不出乃東。國王則任命郭譯師和巴秋扎為“帝師”，學習佛法，並封爭戰各方保持“中立”。更噶雷死後，仁蚌巴措吉多杰以代理國王統治西藏，雖仍不斷發生衝突，但由於無人能與仁蚌巴匹敵，每次的衝突總是仁蚌巴的勢力大增。1479 年，仁蚌巴在拉薩建立了一個噶舉派寺院，均被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寺僧所拆毀，仁蚌巴欲派兵討伐，被噶瑪巴阻止。幾年後，仁蚌巴還是先後佔領拉薩等地，並從 1498 年開始禁止三大寺的僧人參加傳昭大法會，期後二十余年，傳昭大法會由拉薩附近的噶舉和薩迦派僧人主持。

總之，降秋堅贊建立帕竹政權或乃東政權以來，先後經歷了嘉羊釋迦堅贊、京俄索南扎巴、米旺扎巴堅贊，以上五王牢固地掌握著政權，特別是米旺扎巴堅贊時勢力達到頂峰。但其後扎巴君乃開始權柄落入仁蚌巴手中，領地接二連三地被仁蚌巴侵奪，到後來，乃東王朝已是形同傀儡。從京俄阿格汪波以後的各繼位之王的情況，史書記載多不詳，乃東王室除有國王虛名而外，事實上已無力影響西藏的政局。其國王稱號則一直保持到噶登頗章政權建立時為止。從仁蚌巴專權以及後來事實上統治整個西藏開始到藏巴王朝建立為止，西藏史書將這期間稱為仁蚌巴統治時期。

藏巴第司政權

辛廈巴才丹多杰，在仁蚌第司（執政官）阿旺南嘉時任“奇本”之職，後在香和下年等地長年擔任徵稅官，1548 年被仁蚌巴任命為日喀則宗本，1565 年，辛廈巴殺第司之弟；舉兵造反。先後佔據香、八囊倫珠孜、帕日等宗，到 1566 年，幾乎囊括了整個藏地。從此自稱藏巴加波，（“藏”即今日喀則一帶。“加波”即國王之意），辛廈巴有九子，他死後由拉旺多杰繼位；拉旺多杰死後，由其弟丹松汪波繼位。丹松汪波死後，由其子彭措南嘉繼位，公元 1613 年，彭措南嘉攻滅阿裡王國，並將四邊的小國予以佔領。彭措南嘉崇信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噶舉派，並兩次因宗教糾紛出兵攻擊不丹，並給噶舉四大支中的噶瑪巴封上衛藏之主的印信。同時卻仇視新興的格魯派。1617 年，信仰格魯派的喀爾喀蒙古衛地格魯派信徒組成的聯軍反攻藏巴國王。次年，噶瑪巴丹君汪波率萬余人前來，打敗了由色拉寺僧兵與其他格魯派施主所組成的聯軍，佔領色拉寺和哲蚌寺，殺死幾百名僧俗人，其餘僧侶被迫逃亡北方。並在扎什倫布寺與日喀則之間建一噶舉派寺院，在扎寺後山采石時，滾石毀扎寺房屋多處等。

藏巴國王還統一度量衡並製定了國法（史稱十五律）。

1621 年，格魯派軍隊與由五世達賴喇嘛的管家引來的蒙古軍隊在拉薩附近的決戰中，擊敗了藏巴國王的軍隊。藏巴國王的軍隊退守藥王山，危在旦夕之時，經班禪仁波齊從中調解，藏巴國王允許哲蚌和色拉寺僧人返回寺院，退回格魯派寺院的莊園，改正被強製改宗

噶舉派的格魯派寺院等。但藏巴國王並不甘心，此後仍繼續仇視格魯派的政策，五世達賴喇嘛的父親被拘押至死，吉秀德瓦等格魯派施主被迫逃亡蒙古。同時還與佔據青海而信仰噶舉派的蒙古林丹汗和在康區信仰西藏傳統宗教-苯波教的白利王聯盟（林丹汗與白利王已開始在其境內掃蕩格魯派僧侶），試圖完全消滅格魯派。在此之際，格魯派不甘坐以待斃，遂派人從新疆引來蒙古軍隊攻滅了藏巴王朝，建立了西藏噶丹頗章政權。

格魯派與歷輩達賴喇嘛

宗喀巴是西藏安多宗喀（現西寧附近）人，名羅桑扎巴，十六歲前往衛藏學法，隨各派高僧學法，主要接受由阿底峽開始傳承的噶丹派理論。因目睹當時西藏各教派戒律松弛，修習無一定規則等現象而著有《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等著作。公元 1409 年，在扎巴堅贊的支持下創建噶丹寺，由此標誌著西藏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魯派的正式形成。宗喀巴自任噶丹寺第一任池巴（寺主或法台之意，噶丹池巴的繼承不采用轉世製，而是從格魯派最博學的僧侶中通過考試選任，在西藏擁有極高的聲譽）（1416 年，宗喀巴弟子江永秋結扎西巴登創建哲蚌寺。1419 年宗喀巴弟子釋迦益西創建色拉寺）。宗喀巴於公元 1419 年圓寂，傳承，光大其事業者為其兩大弟子，及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

一世達賴喇嘛根登珠（1391-1474）十四歲出家，1414 年拜宗喀巴為師，1447 年創建扎什倫布寺，集三千余僧。自為堪布，被稱為班禪格登珠。

二世達賴喇嘛格登嘉措（1475-1542）幼時被認定為根登珠之轉世而引入扎什倫布寺，1498 年，仁蚌巴的軍隊攻佔拉薩等地，因達隆巴和噶瑪巴等從中調解，色拉、哲蚌等寺雖得以保全，但從此有二十年被禁止參加傳昭大法會。1517 年，因哲蚌寺的再三請求，格登嘉措在扎什倫布寺任命代理人後前來哲蚌寺任池巴，並建立噶丹頗章（為一建築，噶丹，藏語具樂，頗章，藏語宮，即“俱樂宮”之意，後成為由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之政權的稱呼）。從 1518 年開始因仁蚌巴勢力減弱，格魯派僧侶又可以參加法會了。

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由班禪索南扎巴等人認為前世之轉世而引入哲蚌寺，即成年，精通佛法，善於調解各割據勢力間的爭鬥。1559 年被已趨式微的乃東王扎西扎巴堅贊請到乃東，並獻上“遍知一切”“大國師”等稱號。同時，索南嘉措還到西藏各地傳教，足跡幾乎遍及整個衛藏。大約在此時，蒙古俺答汗（元大汗）進入西藏東北安多地區的青海湖附近。

1575 年，仁蚌巴率萬余兵攻掠堆倫等地。約在此時，俺答汗不斷地遣人邀請索南嘉措前去傳法，索南嘉措最後答應並沿北方荒漠地帶前來傳教。俺答汗亦前後幾次遣來幾千人跋涉幾百裡前來迎接，1578 年，雙方會面，索南嘉措向俺答汗傳教並勸俺答汗停止殉葬、血祭等習俗，並以符合佛教的習俗代替之。期間，俺答汗給自己的上師喇嘛索南嘉措獻上“金剛持達賴喇嘛”的尊號，（其中“達賴”乃索南嘉措之“嘉措”的蒙譯，為大海之意，從此該轉世系統就被稱為達賴喇嘛，一世和二世達賴喇嘛之號是後來追認的）達賴喇嘛亦賜予俺答汗“法王梵天”之號。另外還有以三個王族成員為首的幾百人從索南嘉措受戒出家。俺答汗返回蒙古時，還確定由留駐青海的蒙古每年向西藏貢嘎地區貢馬。其後三世達

賴喇嘛來到康區，於 1580 年開始建理塘寺。不久，俺答汗逝世，根據其遺願，三世達賴喇嘛再次前往蒙古並最終在蒙古圓寂。

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1589-1616）誕生於蒙古，是個蒙古族人。成年後迎至西藏，拜扎什倫布寺池巴班禪羅松秋杰為師，當時由於格魯派和噶舉等教派的一些人愚蠢行為，使雙方多次發生衝突，來自青海湖邊的蒙古和部分格魯派的施者所組成的藏蒙軍隊被藏巴王擊敗，世局多有不寧，四世達賴喇嘛二十九歲時圓寂。

薩嘎達瓦拉薩戒備森嚴

今年六一節，正好是西藏宗教節日薩嘎達瓦（藏歷四月）十五日，是佛祖成道的日子，也是西藏最重要的宗教節日之一。中共卻擔心藏人借集會之機鬧事，因此沒有象以往將六一節作為向藏童進行政治灌輸的大好機會而大肆鋪張。只是 5 月 31 日在布達拉宮廣場提前舉行了一個象徵性的儀式便草草收場。

期間，拉薩各單位不同以往的製定輪流值班，凡出門或來人均要進行登記。專門製作的登記表格備有出入的時間、目的和來客的詳細登記欄。在此之前，各單位統一召開會議，除了說明西藏存在著嚴重的不穩定因素，要反對分裂主義分子的滲透，立場堅定地反對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等，同時強力禁止干部職工，不得以任何理由在這一天前往八郭街，並威脅說不管是誰，在這一天凡是被攝影機攝下的都要嚴加處理，直至開除公職務等。許多干部迫於無奈，天不亮就去念經，待天快亮時，為免被安裝在各路口的攝影機攝入而返回家中。這一天，著裝或不著裝的警察，來來往往巡邏不停。而每天例行從晚上十一點開始，巡邏軍警在街上盤查過往行人也較以往更加嚴密苛刻。

中國移民在西藏大肆進行犯罪活動

中共在西藏進行嚴打期間除了重點進行“反分裂”而外，也逮捕了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根據前一時期西藏電台報道的嚴打消息，在此期間被逮捕者當中，約一半左右是來自中國的移民。在嚴打開始後舉行的第一次公判大會上，中共槍斃的四個人當中，有三人是中國人。嚴打期間，西藏電台還報道了一批人的犯罪事實，如：四川人郭川軍於 96 年 4 月 24 日晚，在拉薩市一退休樓內盜得價值萬余的財物和一支五四式手槍。隨後在堆龍德欽縣多次持槍作案，作案所得贓物藏匿在同鄉許華家中。

4 月 28 日，波密縣公安局抓獲一名盜竊該縣商店的案犯王奇軍，追回部分價值一萬元的贓物。5 月 21 日林芝縣破獲一起價值一萬六千元的盜竊案，逮捕案犯胡京民、許國文、王青春、賈益春等人。

5 月 15 日，堆龍德欽縣破獲一起特大案件，案犯郭泰山於今年 4 月來到西藏，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作案四次，所搶劫的財物價值十萬余元。

6 月 7 日，山南地區逮捕了盜竊分子陳國達、姚金國、吳樂國等人。在此之前，西藏首次綁架殺人案等惡性案件中，有許多都是中共移民所為。這些犯罪分子在西藏為非作歹，中

共軍警除了“反分裂”到處抓人打人敲詐勒索而外，對刑事案件都不理不睬，致使許多西藏百姓家中被盜後還不得不向公安局行賄請求立案進行偵察，對一般刑事案件，在大多數情況下採取不立案或破案後再寫立案報告，以保證年終統計時的破案率。一些新近來自西藏的人認為由於中共對移民採取優惠政策加上執法人員和移民狼狽為奸，使中國移民在西藏作案有恃無恐也使西藏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注：以上所引姓名均為譯音）

國際特赦列受害者名錄 責中國侵權吁立即釋放

人權組織“國家特赦”於“六四”前公布一份二千人名單，指出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鎮壓民運七年之後，在中國大陸沒有一個人的人權可免受侵犯。

這個以倫敦為基地的人權團體，正著手編製在中國人權受侵犯者的目錄。這是該組織抗議中共政府繼續侵犯人權的部分行動。聲明說：該組織編製的目錄包括約二千名受害者，其中許多是良心犯，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每個人的人權是怎樣難免受侵犯的。目錄中最年幼的是七歲的格登秋吉尼瑪，國際特赦說該男孩在一九九五年五月被中共政府帶走，在此之前，流亡的西藏領袖達賴喇嘛確認他是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目錄中最年老的是八十一歲的僧侶羅布森，他因參與非法的分裂活動入獄。該組織說這批受害者中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對中國政府有力的控訴。

目錄包括因參與 1989 年民運而被囚的犯人及隨後屬於反政府的少數民族、宗教或政治團體的其他被拘留者。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所有的良心犯，確保所有政治犯受到公平和及時的審判，保護以前被拘押過的人不再遭受進一步的任意拘押和騷擾，確保所有人權受到侵犯的受害者有充分和公開的途徑進行申訴並得到平反。在六四七周年紀念日，國際特赦抨擊了中共政府的司法製度及監獄中虐待囚犯的情況。並指出一直要求獨立的西藏人是中共政府迫害及逮捕的主要對象。

中共開礦佔地威脅藏人生存

據《自由西藏》7月8日根據一叫圖登嘉措的來自西藏的藏人所提供的消息報道：中共在西藏安多卡崗（同德縣）地區一叫噶庫的地方發現有水銀礦，為了進行開采，中國圈佔土地並已在縣城建立起一個專門機構，正在大規模地進行開采前的準備工作。中共為了適應其國內經濟的發展，對開采西藏的礦產極為重視，已在不少地方進行探測和開采準備工作。許多祖祖輩輩生活在這一土地上的游牧藏人，開始面臨土地被圈佔的困境，這不僅加劇了藏人內部的草山糾紛，而且還威脅到了他們的生存。他還指出：近幾年，中共還在孜果塘（今興海縣）境內的哲塘建設一座水電廠。據了解，該發電廠的建立並不是為了向附近的鄉政提供電力，而是為了向將要在阿尼瑪卿雪山以東建立的采礦提供動力和照明。